



请讲

抗战时期日本对山东文物的破坏与掠夺



徐勇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山东文明历史悠久,距今7500年至3500年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齐

国和鲁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诸侯国,齐文化和鲁文化构成的齐鲁文化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核心。

物华天宝的齐鲁大地,从史前到近代的文物星罗棋布,但是这份山东与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却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到日本破坏与掠夺。

首先,大量文物古迹在日军炮火中惨遭破坏或毁灭。例如日军进攻德州时,炮火击中建于唐初的广觉寺,寺内贞观年间建立的古塔中弹,矗立1300余年的宝塔倒塌。又如1938年5月日军血洗牟平,县城重要文化古迹文庙文昌阁、魁星楼全部烧成废墟。

其次,日本“专家”盗掘历史

遗址。抗战时期大批日本考古专家在“学术研究”旗下,盗掘中国古墓古城等遗址,山东是其“发掘”的重点之一。例如1941年关野雄等人盗掘临淄齐国故城和滕国、薛国故城遗址。又如194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等人组成的“考古队”,对曲阜城东南周公庙东侧高地的鲁国灵光殿遗址“考古发掘”,持续一年之久,1943年方才停止。

最后,日本军政各界人员盗取文物。抗战时期日本军政人员或者直接掠夺字画、青铜器、瓷器等文物,或者收取汉奸“致送”的文物“礼物”,致使一些珍贵文物流落日本。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来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所珍视。抗战时期在山东文物面临日军掠夺的危险下,国人乃至外国友人极力保护文物免遭损失,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

1937年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尽管重病缠身、长子次子相继离世,但他却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将馆藏善本图书和文物运往四川后方妥善保存。

1942年,齐鲁大学加拿大籍教师明义士将其收藏的大量甲骨分成数份,或藏于学校金库,或埋于校园,这批文物得以免遭日军劫掠。同年,原田淑人等人在鲁国

故城灵光殿遗址发掘出非常稀见的西汉早期刻石北陛石——灵光殿北侧石台阶,准备将其运回日本,结果终因国内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名流的努力,而将北陛石给截留下来。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后,派往东北的山东胶东行政公署干部高毓生等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准备运往日本的1219片甲骨,这批抗战时期不知去向的著名金石学者罗振玉所藏甲骨免遭落入日本人之手……

日本全面侵华过去了70多年,我们回顾抗战时期山东文物的际遇,目的一在避免历史重演,二在警示世人有责任保管好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

1938, 齐鲁文化劫

日本侵华的另一个“战场”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刘志浩

“海源阁”的猜想

1937年,黄河决口。聊城遭遇水灾,饥民遍野。从那一年底开始,聊城外,守将范筑先率军与日本兵激战不迭,相持一年之久。直至1938年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等700多守城将士壮烈殉国。

我们来到聊城,当地人早已将范筑先的故事看成是当地的“城市之光”。即使在出租车上,误以为我们来旅游的司机小哥也侃侃而谈,从范筑先抗令不撤聊到战死城郭……

倾听了如此多的范筑先的故事后,一个不解突然涌上心头:为什么日本兵非要拿下聊城?

聊城,地处山东西部,与河南、河北接壤,位于华东、华中、华北三大区域交界处。东昌府在明、清时期曾为古运河沿线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

随着近代铁路兴起,漕运变得不再重要,较当时的京津铁路沿线城市来说,东昌府仿佛在工业文明这艘巨轮上被日渐遗忘。

从1937年底日军主力沿京津线南下起,攻城拔寨往往选择济南、淄博、徐州等政经中心、资源产地或是交通咽喉。按理说,这个远离京津线且没有矿藏的小城,不该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我们碰人就问,年轻人不知,研究者说是因为范筑先的抵抗。

或许,日本人是冲着范筑先而来,武士道精神让他们“睚眦必报”。不过,研究者的一句话,让70多年后的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多的猜想:“聊城沦陷后,日本人的指挥部进驻了海源阁。”

海源阁,坐落在聊城古城内,是清代著名的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有“藏书甲天下”的美誉。

1938年底,集结重兵攻城,或许日本人更为惦记闻名遐迩的“海源阁”藏书。

当然,这个假设引起了争议。在聊城古城里,上了年纪的人会说:“东洋兵攻城略地,‘海源阁’不过是一处民居,他们会在这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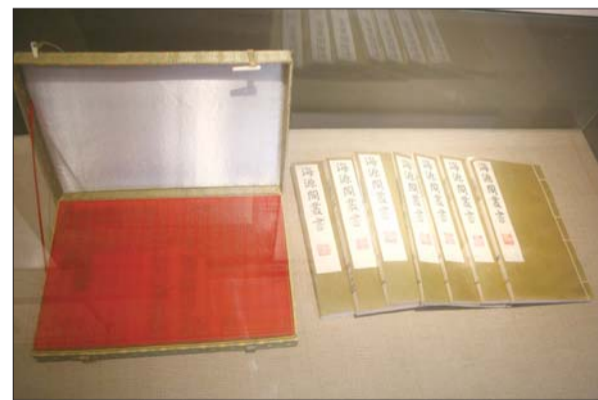
翻阅了无数史料,研究者们也说,“不可能吧,当时‘海源阁’藏书早已散尽,人去楼空,日本人没有在‘海源阁’里抢到什么。”

的确,史料中关于“海源阁”被抢的文字,除了抗战前土匪、军阀外,毫无聊城沦陷后日本人的记载。

不过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七十多年后遗忘的,往



民国时海源阁的老照片。(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范先生提供)



海源阁展厅里的木刻板及藏书复制品。

往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抢劫中国古书的日本兵

本兵

沿着我们的猜想,继续寻找日本兵在聊城或许秘不告人的踪迹。

从文献资料来看,日本早在16世纪丰臣秀吉时代,对图书和文物的劫掠就已经成为了军事入侵的固有内容。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建立了特种任务执行机构——“中文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负责整理、运输劫掠图书,编纂劫掠图书的目录。

在聊城“海源阁”之前,我们先说一说那个时代发生在济南的事儿。

济南沦陷后不久,日本宪兵就查抄了改建国立山东大学的筹备委员陈名豫的住宅,当时是1938年3月。

那一天,一声闷响,家门就被撞开了。眼前的日本宪兵把陈名豫吓了一跳,在民国山东省政府任过多项职务的陈名豫,以为日本兵是冲着他来的。

明晃晃的刺刀,来势汹汹的大兵,让这位只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不敢硬来。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抢劫啊……”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兵搜出古书,陈名豫只能躲在房屋一角哀怨着。

最终,日本宪兵搜走了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宋元古版本书籍13种。

抢书的日本宪兵,属于日军济南陆军特务机关。该特务机关成立于1938年1月,下设五个科,第五科掌握文化教育宣传,从事特务活动。

那么,日本人抢走的元版《蔡中郎集》,是否出自聊城“海源阁”呢?

在聊城,如今的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付兴说:“当年,‘海源阁’所藏的宋元古善本众多,因多年战乱,流失在民间的古书也不尽其数。”

根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海源阁”藏书楼主人杨以增搜集诸本,精心校勘,终于刊成足本《蔡中郎集》十六卷。

杨以增刊刻《蔡集》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治学而苦无善本对勘。杨以增在《〈蔡中郎集〉序》中曰:“以增少业是集,心好之,而所见之本或六卷,或八卷,或二卷,互有错悞,苦无善本对勘。”

由此可见,早在杨以增时代,“海源阁”就搜集了众多《蔡中郎集》的诸多版本。

当时,北京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其所著的《海源阁藏书纪略》中这样写道,自“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或搜求于琉璃厂肆,或远访于齐鲁都会,或咨询于杨氏后裔……”

虽无证据直接证明日本兵在陈名豫家抢走的元版《蔡中郎集》出自“海源阁”,但日本人对中国古书的惦记,从陈家的抢夺中“可见一斑”。

是否忘记了抢劫的

270余万册?

对于日军的抢劫,陈名豫的民间私人藏书或许只是少数,图书馆才是遭难的“重灾区”。

书,汇聚了中国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灵魂,透过一页一页的文字,传承着民族文化的脊梁。

无论是像当年“遣唐使”这样的公派留学生,还是儒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承,中华文明一直是日本极尽模仿的对象。

在极端野蛮的战争丛林时代,抢劫图书成了日本侵华的一个战场。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记载,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材料说:战前全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至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

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

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军队对南京各类图书馆进行了系统劫掠,掠夺图书总数达897178册。

日军侵占济南后,山东省立图书馆遂遭焚劫。绝大部分书籍荡然无存。据统计,“七七事变”前,山东省图书馆馆藏218000册,经过洗劫后,残存图书仅有7560册。

私立齐鲁大学被日军焚劫损失的图书计12万余册。1938年,牟平县城,日军焚烧了当地的图书、档案。

在日本投降两个月后,39位中国学者,包括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等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日本返还从中国劫掠的图书,但由于中国此后到来的内战和动乱,这个呼吁受到阻碍。

尽管在盟军占领时期,日本向中国归还了158873册图书,但只占全部掠夺的2742108册图书的不到6%。大部分图书没有被归还。

在如今聊城市重建的“海源阁”展厅里,正冲着大门挂着一幅照片,记载了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毛泽东赠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楚辞集注》的一幕。此书就是1961年毛泽东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出自“海源阁”的宋版《楚辞集注》。

1972年,中日关系开始破冰。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迷惑,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迷惑”一词,在当时引发了争议。

田中告别毛泽东时,毛泽东指着一套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毛泽东为什么选赠《楚辞集注》?研究此段历史的卢志丹在书中写道:“原因恐怕是这部书上载有‘迷惑’的典型用法。读一读《楚辞·九辩》中的这两句就明白了:‘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

田中角荣收到礼物后颇感荣幸,回国以后,他将《楚辞集注》交日本读卖新闻社复印了一些。一年以后,中国外交部又收到了日本读卖新闻社回赠给毛泽东的《楚辞集注》。

然而,历史不是任人粉妆打扮的小姑娘。

不知日本在回赠影印版《楚辞集注》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侵华时在中国掠夺的那二百七十余万册书籍?